

作者

CORDELIA
KINGSBRIDGE

译者
林二

TRICK
ROLLER

SEVEN OF
SPADES²

黑桃七血案
♠₂

桃色陷阱

★ 第一章	002
★ 第二章	012
★ 第三章	025
★ 第四章	032
★ 第五章	043
★ 第六章	055

★ 第七章	064
★ 第八章	082
★ 第九章	098
★ 第十章	111
★ 第十一章	128
★ 第十二章	146
★ 第十三章	156



TRICK ROLLER

SEVEN OF
SPADES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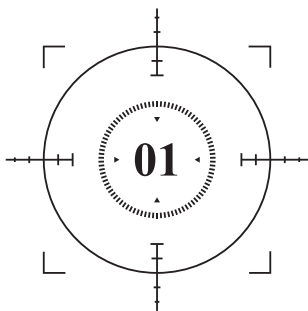
Kill Game



★ 第十四章	170
★ 第十五章	202
★ 第十六章	215
★ 第十七章	236
★ 第十八章	249
★ 第十九章	256

*Cordelia
Kingsbridge*

SUSPECT



★ 第一章 ★

“就挺晚了，俩小丫头上床睡觉也有了一会儿了，我瞌睡打着打着——”多米尼克把刀叉放在他的空餐盘上，摘下餐巾扔到最上面，“就在电视机前睡着了。”

小桌的对面，利维随意地靠着椅背，在旁人看来可能不觉得怎么放松，却是他最为悠然的姿态。他的灰色眼眸目光锐利，凝视着多米尼克。

“我一醒来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多米尼克接着讲他照看两个年幼侄女的故事，“然后我听到了闷声咯咯笑，鬼鬼祟祟的那种。我跟你讲，当你迷迷糊糊地在黑暗又陌生的房间里醒来，你最不想听到的绝对是小孩子的咯咯笑。能让你想起看过的每一部恐怖片。”

利维的嘴角微翘——他的浅笑相当于普通人的咧嘴大笑。多米尼克趁机好好欣赏此番美景。

“但我很快就清醒了，除了咯咯笑外，还听到某种湿漉漉的拍打

声。我猛地跳起身，冲进小丫头们的房间。文尼和他老婆不知道怎么想的，在开市客买了桶五加仑装^[1]的橄榄油——”

“不是吧。”利维说着，睁大了眼睛。

“没错。俩熊孩子从床上偷溜出来，到厨房把油拖回房间，然后把地毯浇了个透。她们自制了个滑滑梯^[2]。”

利维轻笑出声，挠得多米尼克心头一阵狂喜。这几个月以来，他把“让利维笑得越多越好”当作自个儿的使命。利维这人，骨子里就刻着“一本正经”四字——倒也不是郁郁寡欢，利维远不是愁苦的人，但绝对是多米尼克见过的最不苟言笑的人了。逗君一乐已是功德无量，能让利维开怀一笑更是让多米尼克的自豪感打心底里油然而生。

“看她俩玩得那么欢，我差点都不想对她们喊停了。不过责任心还是要有的。经过重重艰难困阻，我终于把她俩身上洗干净，然后清掉了墙上和家具上的油。不过地毯得拆掉换新了。”多米尼克用手夸张地比划了一番。“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成了个‘待岗保姆’。”

利维似乎觉得好笑，脸上神采奕奕的，他啜饮了手中最后一口“花花公子”——这是多米尼克推荐给他的波旁威士忌鸡尾酒。每次他和多米尼克去酒类齐全的酒吧都必点这款，即使大半时候，多米尼克都得告诉服务生或调酒师怎么调这款酒。

“换作是我，我不知道能不能比你做得更好，”他说，“我拿小孩子没辙。”

“你和玛汀的孩子们相处得挺不错啊。”多米尼克口中的“玛汀”

[1] 美制5加仑约等于19升。

[2] Slip 'N Slide，一种大型室外玩具，近似滑梯，通过喷水使表面光滑，供人在上面俯冲滑动。



是利维的凶杀组搭档，也是他最亲近的朋友。

“不是一回事，她俩已经十几岁了。我有一对年幼的外甥和外甥女，完全搞不懂该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几乎没怎么见过他们。”

“为啥呢？”

利维耸耸肩。“我不喜欢回新泽西，我姐也不想带他们来维加斯。”

服务生过来收盘子时，两人便打住了话头。“先生们，需要点甜点吗？”她问道。

多米尼克犹豫着，扫了利维一眼。

“点吧，”利维说，“反正你挺想点的。给我一杯咖啡。”

服务生一走，多米尼克便靠回椅背，心中满是暖意与满足。这会儿正是周六晚上，他们在夏莫林市中区的“葡萄街餐馆”里；这家现代风格、里衬砖墙的餐厅早已人满为患，不见一张空桌。美食若算十分好，身边佳人却是万分地好。

他的眼神在眼前人身上放肆地游走。利维的体型修长清瘦，而隐藏在衣物之下的，是经过十余年专业级马伽术训练所锻造的精干肌肉，实在妙不可言。利维卷曲的黑发蓄长了些，锐利的面部线条造就了令多米尼克痴迷的清瘦脸颊。

利维一挑眉。“盯着我看什么呢？”

“你真迷人。”多米尼克回答道。

利维扭头丢了个白眼，唇角却微微带笑，脸颊微红。这个微喜又带点窘迫羞涩的样子，是多米尼克最喜欢的“利维表情”之一。

他们已经约会了三个月。相处的时间越长，多米尼克就越发着迷。他自认乐于挑战高难度，而利维……利维是个迷人的极端矛盾体——

外表高冷，内里火热。他在某些情境中会表现得咄咄逼人，但其他时候又羞涩得要命。他的聪颖与自励，加上不时流露出不自知的甜美，萌得多米尼克胸口抽痛。

多米尼克从来没有对谁有过这样的感觉。

他的甜点和利维的双倍意式同时到了。多米尼克看着利维喝咖啡，心里清楚得很：要是餐馆能供应，利维肯定会点三倍浓缩的。

“你真的不来一口？”多米尼克问道，叉了一块带黑巧甘纳许和香草冰淇淋的泡芙，作势要给他。

利维斜睨着叉子。“我对甜食真的不感冒。”

“我知道，”多米尼克完便笑了，“我可是有点讨厌你这点呢。”

利维在桌下轻踢了多米尼克小腿一脚，完了没收回，还把脚紧贴上多米尼克的。

没过多久，他们站在餐馆前的人行道上，在夏日难耐的闷热中等泊车员把利维的车开过来。两人并肩而立，令他们的体型差异分外明显。利维身材高挑，差不多有六英尺高，多米尼克比他还高出半个头。另外，多米尼克也更加魁梧，肌肉发达虬结；利维则是精瘦紧实型。

多米尼克单手搂在利维腰间，无视他们身处大庭广众中，低头弯身便吻下去。大多数人——至少那些脑子清醒的人——不管恐同到什么程度，都会避免找他这个大块头的事，而要是有人认为利维是他俩当中好欺负的那个，那就等着倒大霉吧。

当他准备抽身时，利维却意外地揪住了他的西装外套翻领，让两人保持紧贴。

“已经三个月了，”利维压低声线，“你觉得我们等得还不够久吗？”



多米尼克深吸了一口气。“你想……”

“我想今晚跟你过夜。”

斯坦顿·巴克莱是利维的前男友，他们有过一段三年的感情，利维和与之分手的次日，便和多米尼克滚了他俩的第一次床。自此，两人达成共识要“慢慢来”，给足利维空间去缅怀旧情，免得立刻贸然投入一段新感情，两相纠结。

初衷是好的没错，可接下来几周里，他们就没管得住自己的手脚。有几段细节尤其让多米尼克回味无穷：在利维新公寓的沙发上，他俩像中学生一样干蹭着性器；在多米尼克的厨房里，晚餐的准备过程变成两人相互手活儿；在他的皮卡前座，利维吮吸着他的阴茎。最后这段因为利维是个警察，而显得刺激加倍。

不过自四月开始交往以来，过夜和本垒这两条底线，他们可从没逾越过。

多米尼克好一会儿都没回应。利维松开手后退一步，痛苦交织着困惑的神情一晃而过，转瞬又恢复面无表情。“你不想吗？”

“不，我当然想了。”多米尼克老实回答——天呐，他超想的。“这都不用问的。我就是想确认你是真的准备好了。”对于利维是否真的能用三个月走出一段全身心投入过的感情，他心中存疑——不过话说回来，他又没经历过那么投入的感情，能懂什么鬼？

“多米尼克，”利维握住他的手，“我想和你在一起，想和你继续发展下去。我不想我们之间再有什么隔阂了。只要你也想要，我都准备好了。”

利维一脸的严肃认真，话语真挚。多米尼克稍微想了想，便将他轻拉进怀里，再次吻住他的唇。

“走吧，”他说，“去我家。”

两人心意已决，穿过城区所需的半个小时车程纯粹就是折磨。多米尼克一上车便脱掉了外套。外面是该死的十亿度高温，可就算没那么热，他也不乐意穿这玩意，更何况与利维上床再战的期盼让他越发燥热了。

看着利维的自制力分崩离析，因为快感而高声呻吟，被那紧得不可思议的肠肉裹住自己的阴茎抽插……多米尼克将再次体验到这一切。只是这一回，他对利维更为熟悉，也更加挂念在心。他早已心跳如雷。

利维的车速有点快，甚至还有点不管不顾的恣意。他们以破纪录的时间赶到多米尼克住的公寓。这是一栋三层混凝土建筑，以“U”字型环绕着公共庭院和社区泳池。上楼的时候，多米尼克让利维先走，然后一路看着那饱满的臀部在裤子里抖动，直到两人走到二楼。

他的德牧-罗威纳混种犬——反骨妹，正蹲坐在家门内，耳朵竖起，全神贯注。当多米尼克蹲下身来与她打招呼时，她站起来欢快地摆着尾巴。

“我要带反骨妹去外头快速溜达一圈，”他对利维说道，“你随意。”

利维点了点头，走去客厅的时候顺带脱下了外衣。

多米尼克带反骨妹绕着公寓外围短短走了一圈。换作平日，他是挺享受在夜晚和反骨妹一道悠然漫步的，可以舒缓释放一整天囤积的压力。今晚他却一个劲地催促反骨妹快走，腹中腾起的企盼越演越烈，被压抑在皮下越发不安分。

多米尼克一进屋就解下反骨妹的牵引绳，并呼喊利维的名字。

“在卧室呢！”利维喊着回应道。

多米尼克在厨房里抓了两瓶水之后才去卧室，他噓声挥手把反骨妹赶开，边向她道歉，边对着她那愤愤不平的脸关上门。然后他转过身来，眼前的春光使得多米尼克手滑跌下一瓶水，所幸另一只手在瓶子坠地前堪堪救住。

利维早已把被子翻开，裸体躺在多米尼克的床上自慰。

“是你让我随意的。”他说着，得逞地歪嘴笑，但是隐隐的喘息声让他失了些底气。

多米尼克昏头昏脑地走到床的一侧，看也没看把水胡乱放到床头柜上。他听到一瓶水“咚”地滚落在地，但他半点也顾不上了。

利维的裸体让他想起大猫，柔韧、优雅，又蕴含着无可置疑的力量。他被诱惑得不禁伸出手来。

利维在被碰到之前推开了他。“脱光前不准碰我。”

多米尼克一下子激动得像打了鸡血。他从床头柜里摸出润滑剂扔给利维，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剥光了自己。等他爬到床上时，利维已经给自己的阴茎与囊袋抹好润滑，并用一根手指探进自己的后穴。

他们在被单下来回滚了一小会儿，激情四射地亲吻厮磨，抚摸、舔吻、贴身耸胯。然而今晚，他俩都将不止于满足这些，没过多久，利维就引导多米尼克把手用在该用的地方。

这儿比他记忆中更紧致了。多米尼克尝试延长前戏，慢慢给利维扩张，然而利维并不配合。他的低声哀求，身体急切地拱起，这一系列诱惑令多米尼克根本无力抵挡，没几分钟，多米尼克就已将三指深埋进利维的后穴，同时大肆地亲吻他汗湿的脖颈。

他俩第一次、也是唯一的那次，用的是背入式，这次多米尼克想

换成面对面。利维对此没有抗拒，他随多米尼克的动作仰躺下来，让他跪进自己双腿间，又由着多米尼克将大腿垫在他被抬起的臀下。他仅是抬眼看着多米尼克，那满面的春色、肿胀的嘴唇，简直就是“性爱”一词的化身。

多米尼克套上安全套，把利维的双腿架到自己胳膊上，却因为垂涎利维突出的髌骨，一时忘了自己本来要做什么。他知道这是利维的敏感点，便用拇指绕着不住打转。

利维止不住地颤动，猫咪似地呻吟着。缓过这阵后，他将一只脚抵在多米尼克的肩膀，说道：“你还等什么？上呀。”

多米尼克笑了，他找准地方，挺身挤了进去。利维还是像上回那样浑身紧绷，多米尼克那大肉棒他只含进一寸便抗拒接受了。多米尼克只得退回再试，这下总算又深入了一点。

他照这样缓慢而小心地顶弄一番后，一点点没入。在他的身下，利维咬着唇，一只手抵着床头板，另一只撸着自己的阴茎，前液滴滴了他的小腹。

利维可能不愿承认，但老道如多米尼克一眼就看出他有巨根癖，他早就注意到利维一握住他的大肉棒，就会两眼放光、嘴巴都合不拢了。此时此刻，利维微颤着的肌肉、低声的呻吟，无不昭显着他正努力说服自己高度紧绷着的身体去接纳他所渴求的大棒。

“你要我进去吗？”多米尼克问道。想起上回是怎么让对方爽到的，他柔下声来说：“要我来让你舒服点吗？”

利维呻吟一下，稍稍放松了身体。多米尼克摆动胯部，时而前后挺动，时而绕圈，好让利维习惯他那粗大的坚挺，同时逐渐没入得更深。这种被利维的火热肠壁紧紧包裹着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天呐，”利维说着，放开了自己的阴茎，抓起头发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需要做爱？都三个月了。玩具跟真家伙完全不一样。”

多米尼克停下了。“什么？”

“我说，有假的总比没有好，但还是比不上真鸡巴。”

多米尼克狠狠呼出一口气。活色生香的画面在他的脑内泛滥：利维四肢摊开躺在床上，用假阳具抽插着饥渴的后穴，说不定一边做一边心里还想着多米尼克——

“你这是要我脑出血吗？”他压着嗓子道。

利维怒瞪着他，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这个光知道撩的家伙。“我想让你操我，”他倨傲地说，“但目前为止没什么成效。大概需要换个策略。”

多米尼克还在思考这话什么意思，利维已经开始动作：他双手撑向床头板，双腿夹紧了多米尼克的手臂，抬起背，臀部也从多米尼克的大腿上抬起。利用床头板和多米尼克做支点，他自如地运作身体在多米尼克肉棒上来回操弄自己。

多米尼克惊得合不拢嘴，他紧盯着利维起伏的腹肌，不自觉伸手扶住了利维的腰部。然而利维完全撑住了自己，肩膀都只是轻蹭床面，简直就像在表演“太阳马戏团^[1]”的节目。

利维可没多米尼克那样耐心。他不住地说着粗口，呻吟着，把身体往多米尼克的阴茎上猛插，强迫自己纳入它。

“我操，”多米尼克说着又冲撞了起来，终于整根没入了，
“利维……”

[1] Cirque du Soleil，成立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家大型娱乐表演团体，以炫目的杂技演出闻名于世。

“我还要，快给我——”

多米尼克屈从了，开始猛摆腰胯——两人都对此渴望已久。

“棒！”利维喘气道。他放松下来换个姿势，躺回床上压着多米尼克的大腿。“就是那样，多米尼克，操我，操我——”

多米尼克疾而猛地抽插着，碾着利维的前列腺，直到利维叫得停不下来。然后他抱起利维的双腿扛到自己肩上，身体前倾，更大力地挺向更深处；他顺从内心冲动，开始狠命蹂躏在自己身下扭动的美人。

床头板反复撞击着墙壁——墙后面就是卡洛斯和佳思敏家，利维制造出的动静准会惊扰他俩。多米尼克想着明天买点甜甜圈什么的去赔礼道歉，毕竟他现在完全停不下来。

想要亲吻利维的欲求突然涌上他心头，想让眼下已是深入体内的亲密接触更上一层楼。好在利维肢体灵活，亲是亲得上，但体型差异却会令这过程不太舒服。

于是多米尼克把利维拉起身，让他坐上自己的大腿，而他自个儿向后跪坐。突然改变体位令利维惊叫一声。

“啊，操，太深了。”他说着，攀住多米尼克的肩膀。指甲陷进肉里，混杂欢愉与疼痛的酥麻感窜过多米尼克的脊梁。

多米尼克把利维抵在床头板上，朝上往他体内猛操，保持着狂野的节奏。“你喜欢这样，是吧，宝贝？”他低吼道，利维把他夹得魂都快出窍了。“喜欢深吸我的大屌，喜欢被猛操？”

利维眼里绽出挑衅的光芒。他将手指插入多米尼克浓密的头发，用力拽住，令多米尼克低吟一声。“是啊，我喜欢，”他声音沙哑道，“喜欢你的大屌在我里面，把我填满——”

多米尼克狠狠吻住他的唇。利维以同样的凶狠回敬，他们唇齿相



撞，舌头交缠，热火朝天。当感到利维身体紧绷快要高潮时，他一手握住利维的阴茎，快速套弄，同时猛烈地撞击着。

没多久，利维吻着多米尼克嘴，大叫着达到了高潮。他浑身颤抖，紧致无比的后穴使劲绞住多米尼克的阴茎，一收一放让人发狂。火热的精液喷薄而出，溅在多米尼克的手上，也溅在了两人的腰腹上。

利维软绵绵地坐在多米尼克大腿上，脑袋落在他肩头。多米尼克并没有就此停下，蓄势待发直奔高潮，就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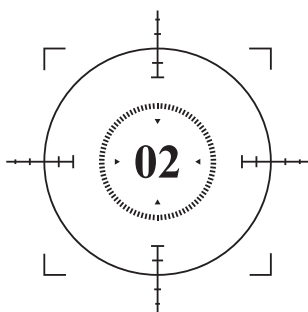
利维用嘴展开攻势，湿热的吻覆满了多米尼克的肩膀与颈侧。然后利维咬住他的肩颈相连处，用力吸吮。

多米尼克大声吼叫，“啪”的一声按住床头板，然后跪起身来，将阴茎整根深插进利维的后穴迎接高潮的降临。胯部伴着一波波快感持续挺动着，直到射出所有精液。

他迷迷糊糊地又跪坐下去，利维仍双腿大张跨在他腿上，后穴中插着他的阴茎。当他抬起脑袋，多米尼克拨开他额前的一绺卷发，捧住他的脸颊，心中溢满柔情。

利维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就差没发光了。“会留下印的。”他用手指划过多米尼克的脖颈。

“那正好。”多米尼克说着，又亲了下去。



★ 第二章 ★

利维起得比多米尼克早得多，他刚冲完澡出来，就有人传讯他去新的犯罪现场。

一想到还得先拐回自己公寓去换套衣服，他叹了口气。要是和斯坦顿过夜，借件干净的衬衣，一天就凑合过了，可要是借穿多米尼克的衬衣，会显得他跟个扮大人的小孩似的。

他还得去刮脸，刷牙。也许他该拿点东西过来了，以备万一——哇喔！他赶紧打住这通脑补。现在还时为过早，这进展也太快了。

当他回到床上时，反骨妹抬起埋在前爪中的头，好奇地注视着他。她昨晚就蜷在他俩脚中间跟他们一起睡的，由于她表现良好，他倒也不在意。

利维挠了挠她的耳朵，看向多米尼克。他正四肢大张仰躺着，被单松垮垮地搭在腰上。他的肩和胸都宽得惊人，占据了很大的空间，被单勾勒出大腿的健壮轮廓。他右肩下有一个小小的圆形伤疤，是他



在阿富汗打仗时中弹得来的。

利维单膝跪在床上，俯下身来，手指沿着多米尼克有力的方颌一路抚到鼻子上的旧伤。“多米尼克。”他说道。

多米尼克的眼睛眨巴几下睁开了，他对着利维自然而然地咧开嘴笑。“嘿。”

“我得走了。米拉奇酒店发生了可疑的命案，这次轮班到我。”

“唔，行吧。”多米尼克转过脸来，嘴巴刚好碰到利维的手指，多米尼克便趁机亲了亲他指尖。利维的呼吸一滞。“回头给我打电话？”

“好。”

多米尼克闭上眼睛，翻身滚回自己那一侧并把被单拉到肩膀，头又埋进了枕头里。利维盯着他好一会儿，想着自己要是能留下来该多好。待在多米尼克身边总能感受到的那股平静，开始成为他平日里不禁会想念的东西。和他待在一起那种全然放松而愉悦的感觉非常棒，利维不需要时刻戒备，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能伤害到自己。即使那从小就纠缠着他不放、令他备受折磨的噩梦——被看不见的敌人围追堵截——也在过去几个月逐渐消失。

利维亲了亲多米尼克的脸颊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法反锁上身后这扇门，但估计破门而入的人要是发现这公寓里住着一名退役的陆军游骑兵加一只重逾百磅的私人护卫犬，能立马把肠子悔青。

多米尼克住的楼构造挺像汽车旅馆，所有公寓的门都冲着外走廊而开，利维一路下去走向楼梯时，另一扇门在他身后开了又关。他转过身，看到了住在多米尼克隔壁的佳思敏·安德森——她和男友卡洛斯住一起。

她是个回头率百分百的美人，浅棕色的皮肤上纹着复杂的纹身，长辫子染成七彩色。她画着眼尾拖长的眼线，衬得大眼睛神采奕奕，唇上戴了枚精美的掐丝风格银唇环，肩上还挎着一只麻布质地的邮差包。

“嘿，利维，”她说，似乎对他的出现一点也不惊讶，“你俩最近开始过夜了？”

“好像是吧。”他驻步等她跟上，好跟她一起走向楼梯。“你去上班吗？”纹身师周日早晨上班未免奇怪了点，但这里是拉斯维加斯。

她摇摇头。“去农贸市场。早点去好东西才不会卖光。”

“啊。”走下楼梯时，利维绞尽脑汁找着话题。他喜欢佳思敏和卡洛斯，但跟他们待在一起还是有点不自在——和不熟的人在一起他总觉得不太自在，但不止是因为这个。他们都是多米尼克的好友，这样的好友免不了要评判他是不是个合格的伴侣，要是他们觉得他不够好，多米尼克可能也会这样想。两人走出楼房外的围栏，来到停车场，利维便问：“你和卡洛斯昨天过得好吗？”

“大概没你们好。”她说着对着他眨了眨眼，让他顿时心虚。“再见！”

她快步离开，朝她的车走去。利维眯了眯眼，然后耸耸肩走向自己的车。



多米尼克住的地方离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校区很近，从这里去米拉奇酒店，比从利维位于兰乔奥奇社区的新住处过去要近很多，所



以他等于绕了个远路，到达现场的时间比计划晚很多。他匆匆走过布置成热带雨林风格的前厅，经过前台后的巨大水族箱，意外看到玛汀正等在电梯口才猛地刹住。

他和玛汀同为凶杀组警探，全组共六人；因为他俩各有所长，互补所短，所以常被分配到一起解决同一个案件。玛汀住在市郊的日出庄园区，可就算这样，她也理应比利维早到。

“我本来以为我铁定是最后一个到的。”利维说着，跟她一起站到电梯口前。“怎么了？”

“我家孩子全都闹叛逆了，就这样。”玛汀说话带着浓厚的夫拉特布什区口音。她虽然出生在海地，却在布鲁克林长大。“整整一周了，米凯拉还在自己瞎想、生闷气，从她会走路开始我就没见她发过这么大的脾气，现在连茜蒙也被传染了。我早上走的时候，安托万那脸色哟——好像我把他扔到狼群里一样。”

利维同情地皱了皱脸。

玛汀肤色深褐，小巧的身材玲珑有致。尽管此刻神情疲惫，她依然把短发精心打理成完美的弹性小卷，整个人像往常一样一丝不苟。她从头到脚审视着利维，眼里带着洞察一切的光芒，利维不怎么喜欢这眼神。

“你终于又跟多米尼克滚上床了？”她说道。

随着一声轻柔的“叮”响，一台电梯到了，里面站着一家五口，一边喋喋不休一边走了出来。“你怎么总是知道？”走进电梯后，利维对着玛汀嘘声说。电梯里只有他俩，但他还是进一步将声音压低说：“我没有……难道我走路姿势怪怪的？”

她抿紧唇像在憋笑，然后按下二十二楼的按钮。“那倒没有，不

过感谢你这么一说，现在我连你是攻是受都知道了。你只是——你看起来很放松，你知道吗？我很少见到这样的你。还有，你胡子没刮仔细，领带也歪着。浑身上下大写着‘炮后失智’。”

他咒骂一声，解开领带重新打好。

一名维加斯警局的警员守在发现尸体的房间门外。利维和玛汀在犯罪现场出入登记表上签了名，穿戴好手套与鞋套之后便走了进去。

房间不是很大，但装修得十分美观，华丽的深紫色搭配着红色，与雪白的床单和窗帘对比鲜明。一对玻璃瓶里插着盛放的鲜花，正对着超大床的墙上安了一台平板电视机。

犯罪现场摄影师弗雷德连同两名犯罪现场调查员及一位验尸官一起，正忙碌工作着。站在角落旁观的是乔纳·吉布斯，要不是他脾气火爆，既不谨慎，又不懂世故，没准还会是一名挺优秀的警察。

“有什么发现？”利维问他。

吉布斯对着死者方向点头示意，尸体横在靠近床尾的地板上。“史蒂芬·汉斯莱医生，五十三岁，巴尔的摩人。周一开始他们有个啥‘姑息治疗’研讨会要开，一帮人提早来乐呵乐呵——你懂的。”

“我是永远搞不明白，这些人是中了什么邪，竟然会选在七月来拉斯维加斯开会。”玛汀低声说。

“听到你嘀咕了。那啥，早上他有个医生同事跟酒店安保处说他约好了下去吃早餐，但人没到，电话也不接，敲门也不应，之后是保安发现的被害人。那个同事已经在去分局的路上，吓得不轻。”

利维点了点头，径直走向尸体。为抑制不自觉触碰现场的冲动，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戴着手套也不行，物证还是越少碰越好。

汉斯莱是个长得挺结实的白人男性，他有一头深棕色头发，两鬓

有些发白。死者身上裹着酒店浴袍，利维没法判断那下面是不是赤条条的。尸体无可见伤口，但是头部附近有一堆呕吐物，嘴部与颈部周围附着凝块的胆汁。

“药物服用过量？”利维问正跪在尸体旁的验尸官。

“几乎可以确定，”她说，“初步断定死亡时间为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尸检之前，我能说的就差不多就这样了。”

利维向她道了谢，然后继续搜查房间。这房间对七个人来说太局促了——算上汉斯莱得有八个——所以他每走一步都得尽可能搜集点线索。

床皱得一塌糊涂，枕头扔得到处都是，床单胡乱堆在一侧。床附近的垃圾桶里丢了两个用过的安全套。电视柜上摆着两支香槟杯，里面还有残酒，其中一支留着清晰的口红印；旁侧有一瓶装在金属冰桶里的香槟，冰都化成了水。汉斯莱戴着婚戒，不过如果发现现场的人是他的同事，利维打赌死者没带妻子同行。

现场缺失了什么跟现场呈现出什么，其重要性不相上下，彻查之后，他们还是没发现汉斯莱的钱包和手机。还有，桌上有一堆充电线，却不见电子设备。

“你怎么看？”玛汀和他在门口重新碰头时问他。“仙人跳^[1]跳过头了？”

那正是利维的初步结论。“仙人跳”指的是性工作者——或者假装成性工作者的人——诱惑嫖客来到私密地点后进行打劫，通常肇事者会先给嫖客下药，让他们失去意识。这在拉斯维加斯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不过一般也不会闹出人命。如果这真是个仙人跳，药物服用过

[1] 原文写作“trick roll”，是拉斯维加斯地区对美人计骗术的特有称呼。

量大概就是个意外了。

不过……

“如果这名性工作者已经打算打劫汉斯莱，为何还要真和他发生关系呢？”他问道。

玛汀总是能迅速提出反驳，她说：“也许这女的一开始没想打劫他，但后来被害人的某些发言或者行为惹毛了她，她改变了主意。”

“我们并不清楚这人是否为女性。”

“香槟杯上还有口红呢。”吉布斯插了个嘴。

“涂口红的不一定是女的。”利维回道。

吉布斯眨眨眼。“行，好，没说错。不过我觉得咱们押女的赢面挺大。”

利维耸耸肩，这小子多半是对的。

同一时刻，玛汀皱眉扫视过房间。“有另一件事——为什么要在抢劫之后留下明显的指纹和DNA，何况还意外杀了人？”

现在轮到利维来挑刺了。“假设被害人在该女子离开时还活着，可能她很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报案。也可能她只是吓慌神了只顾跑路。”

“一点都不像连环杀手那样有情调哈？”吉布斯促狭地笑道。

利维瞪他一眼。“黑桃七血案”在利维的抗议声中草草结案了，五起人命案的锅被栽到了已故的基斯·查普曼头上，尽管利维十分确定他是被构陷的。利维把凶手留在酒店客房里的挑衅留言转交给上司温警长看，对方眼神怪怪地瞄他一下，说这很明显是个恶作剧，并问他是否需要休假，好“醒醒脑”。

这话传开以后，有好几周，同事们都在对他搞恶作剧，他们在黑



桃七扑克上写下各种蠢“留言”，四处放——在警局里放，在他的车挡风玻璃上放，连他脱下的外套口袋里也放。利维怀疑这其中有一半都是吉布斯的杰作。

“接着去勘察这层楼剩余地方的情况，”玛汀厉声对吉布斯说，“记下所有不在的人，我们之后好找酒店负责人要他们的信息。”

吉布斯几不可闻地咕哝了几句，但还是照着指令朝走廊去了。跟玛汀顶嘴就等着她臭骂回赠吧，玛汀骂起人来，难听得水手都嫌烂耳朵。

“黑桃七”是横在利维与玛汀之间的刺，因为她也不相信真凶还逍遥法外。所以他只得假装这个话题从未被提起过。“照老规矩来处理这个？”他问道，意思就是她来管犯罪现场，而他去询问第一目击证人。

得到她同意后，他立刻就出发了。追查吉布斯从酒店保安那儿得来的口供，在他看来不是什么急事，而且玛汀会确保案发当晚所有的相关员工都会被问话。于是他就驱车向南，沿着拉斯维加斯长街去往自己所属的分局，对汉斯莱的同事们展开询问。

阿妮卡·卡普尔医生在一间陈设舒适的房间里等着他，这屋子是警方专门用来对亲属报悲，或者对创伤事件的受害者与目击者进行询问的。卡普尔医生是一名接近五十岁的丰满女性，脸上刻着一道道笑纹，黑发剪成齐耳波波式。令人想不到的是，有一位看起来比她年轻很多、高高瘦瘦的白人男子陪着她一起来。

利维先向她伸出手。“卡普尔医生，我是利维·艾布拉姆斯警探。节哀顺变。”

“谢谢。”她说，一边哭一边挤出一个虚弱的笑容。吉布斯说

她被“吓得不轻”，但事实远不止如此。她的眼睛布满红血丝，哭了好几个小时，鼻子都哭肿了。

那名男子倒是没有哭，不过他看起来也一样魂不守舍，面白似鬼，一副仿佛受到极大震动的表情。利维扬起一边眉以示探询。

“哦，这位是克雷格·华纳医生，”卡普尔说，“他是史蒂芬和我手下的研究员，我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共事。”

提到汉斯莱的姓名时，她哽咽了。利维就近摸了盒纸巾递给她，然后示意她和华纳坐回沙发上——之前两人因他到场而站起来了。他坐在他们对面的扶手椅上，取出一本记事本。

“我明白这一切很痛苦，但你们能否告诉我，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汉斯莱医生还活着时的情况？”

卡普尔使劲咽了口唾沫，点点头。“我们三个跟一些同事昨晚在‘桑巴’吃晚饭，就是酒店自营的餐厅。我记得史蒂芬大概十点离开回房的。说他今晚要早睡——倒时差。”

“你俩有谁在这之后跟他联系过吗？什么方式都行，电话？短信？”

卡普尔和华纳摇了摇头。

“你们也住在米拉奇吗？”利维问道。

“对，我们其实住在同一层，”卡普尔说，“在为研讨会预订的那一组客房里。”

“那您昨晚在那层有看到或听到什么可疑的吗？”这一次，利维转而对华纳提问，对方至今还没有说过话。

“没。”华纳说，他身形瘦削，声音却低沉得出奇。“我是说，整晚这走廊里都是来来往往的人，但……维加斯不就这样，对吧？”

卡普尔认可了他的说法，利维则花了几分钟确认他们这次旅程的原因和昨晚的行程。就像吉布斯说的，这次全国研讨会与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有关，这一行人在研讨会周一正式举行前，从巴尔的摩先飞来玩一番。在桑巴餐厅用过餐后，他们还在米拉奇里的某间酒吧喝了几杯鸡尾酒才各自散去。

卡普尔去了赌场那层，直到凌晨三点才回楼上。华纳不太一样，他在酒吧喝得烂醉，要两个朋友扶着才回到客房，还不顾时差给他远在巴尔的摩的女朋友打电话撒酒疯，然后在播着收费电影的电视机前不省人事。

“我通常不会喝那么多的，”他说着用手搓了搓脸，“现在我女友生气了，我又宿醉得想死，更别提还发生了那么多事。”

欢迎来到维加斯，利维暗想，但没把这话说出来，就算是他，也做不出这么冷漠的事。“今早是因为什么原因，让您开始担心汉斯莱医生的？”他问卡普尔。

“我们约好了早上九点在‘热望餐厅’一起吃自助早餐。史蒂芬是……生前是……”卡普尔合上眼睛，过了一小会又睁开并坚持往下说，“守时到病态的一个人。到点了他还没出现，我就给他发了几次短信，然后打他手机。我甚至试过他的客房电话，但只是一直响一直响。这让我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了，我能感觉得到。我找酒店保安来帮忙，然后他们放我进了他的客房。他——他已经——”

她又开始小声哭泣起来，用纸巾捂住脸。华纳用一只手圈过她的肩膀。

利维给她点时间缓缓，然后问：“汉斯莱医生结婚了吗？”

“结了，”华纳说，“他妻子在家，巴尔的摩——完了，她还不在”

知道这事，是吧？”

“您二位有谁知道汉斯莱医生有另外的性伴侣吗？情妇，女友？”

卡普尔缓缓放下遮着脸的手，然后盯着他。“什么？”

这太尴尬了，但必须得讨论。“汉斯莱医生昨晚确实与人发生了性关系，”利维说，“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昨晚和他同在客房里的那个人。离开餐厅前，他有没有主动与谁调情、提出邀约？”

“没，”卡普尔说，“就我所知，他是直接回房的。”

“有没有可能，他安排了援交服务？”

卡普尔和华纳沉默了片刻，不自在地瞟了对方一眼，利维需要知道的信息尽在这一眼里。“这他也……不是做不出。”她小心翼翼开口。

“等一下，”华纳坐着转了身面对她，“我以为汉斯莱医生是死于什么药物服用过量。”

她颤巍巍地吸了一口气。“我看到的可不就像是那样嘛。”

“但所有这些问题……”他对着利维皱皱眉，“你是认为有人过量喂药给他？就好比，有个卖春女和他春风一度之后杀了他？”

听见“卖春女”这词，利维气得浑身一抽，说道：“我们目前还没有正式确定死因。在那之前，我不想去妄测。但不管汉斯莱医生的死亡过程如何，当务之急是找到昨晚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

“我很抱歉，我想我们没法在这个问题上帮到你，”卡普尔说，“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维加斯。我不知道史蒂芬从哪儿找来的……陪玩。”

利维又接连问了几个问题，但再没问出什么相关的信息了。他们站起来时，利维问：“你们还准备去参加研讨会吗？”旅客凶杀案棘手就棘手在这里：等所有重要嫌疑人和目击证人都各回各家后，警方就有得头疼了，届时利维也没多少办法能让他们留下来。



卡普尔点点头。“我们计划后半周展示我们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史蒂芬一生的大把时光都献给了这项研究。他也会希望我们留下来，继续把展示做了。”

“我能问问你们研究的是什么呢？”利维说着，记了些笔记。

“疼痛信号传递与感知中的细胞机制。”华纳说。

利维把自己的名片分别给了两位医生，并照惯例告诉他们，要是想起了什么有用的信息就打给他。他领着他们走出警局，又走回自己的工位上。首先要做的是给巴尔的摩警局打电话，让他们派本地警员去当面告知汉斯莱夫人其夫的死讯。然后他需要申请一堆搜查证——酒店没在走廊安监控摄像头，但电梯和前厅有。他还需要取得客房的电话记录和汉斯莱的手机记录。如果汉斯莱是在线上订的援交服务，那他们可就不走运了——毕竟，那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

这些都办妥后，他还要核实卡普尔和华纳的不在场证明，以免留死角，可能再去要几份研讨会的资料，了解一下汉斯莱的背景。他这一天注定将是漫长的。

中午，他放下手头工作去添了杯咖啡，拿了个三明治。多米尼克每周这时候都会去他母亲那里参加家庭聚餐，他寻思着这会儿他也该吃完出来了，就边吃边给多米尼克打了个电话。

“嘿。”多米尼克盖过背景里的噪音说道，听起来，他正在他的皮卡里用蓝牙和利维通话。“案子怎么样了？”

“我们还没有百分百确定这是凶杀案，”利维拿餐巾纸擦嘴，“就算有犯罪，看起来也是过失杀人的罪名。”

“嗯，你要不了多久就能破案的。”

利维嗤笑一声，说道：“谢谢。午饭怎么样？”

“非常棒。吉娜变得好大只。她保证肚子里装的不是双胞胎，但她这个六月孕肚比我们家所有女的在这个月份的都要大。”

“你没当面这么说她吧？”利维问。多米尼克在五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三，吉娜是他最小的妹妹，目前正怀着第一胎。

“怎么会。我可不想蛋蛋被碾成血浆，谢谢。”多米尼克顿了一下。“是我妈说的。”

“我的天啊。”

“嗯，一下子就吵翻天了，争着比谁谁谁怀孕的时候有多胖——每个人都掏出手机，翻出老照片嚷嚷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把家庭闹剧描述得鸡飞狗跳，多米尼克听起来还是非常愉快。“总之，我现在要去健身房跟卡洛斯碰头，今晚和明晚我要去麦克布雷实习。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明天下午一起吃个中饭？”

“听着不错。”利维说。他已经开始期待了。

“我的时间安排比你的好调节，所以你只要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时间地点就成。”

“行，明天见。”

挂断电话时，利维不禁清晰地回忆起昨晚的某个瞬间——多米尼克把他按在床头板上，在他体内猛冲直撞，喊他“宝贝”。这是激情中脱口而出的话，也不知多米尼克意没意识到自己说过。

他向来不喜欢昵称，自然是从未和斯坦顿用过。他又开始回想多米尼克用那低沉的嗓音唤他“宝贝”了。他应该讨厌的，但却禁不住浑身一颤，因为这一次是不同的。

跟多米尼克有关的一切都是不同的。